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6.02.013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道侗锦传承人粟田梅作品纹样探析

乔松, 吴卫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粟田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道侗锦代表性传承人, 其织锦作品纹样丰富, 主要有动物、植物、几何纹以及文字、器物、人神纹等纹样类型, 这些纹样凝聚着侗族民众对祖先、神祇、自然、土地、生命等的崇敬与爱戴。其纹样造型, 象形表意、由意生象; 其纹样色彩, 无论是彩锦或素锦都设色和谐、冷暖相宜; 其纹样构图, 结构严密、主次分明。粟田梅的侗锦艺术保留着独特的民族风韵, 使得通道侗锦在中华民族的织锦艺术中独具一格。

关键词: 粟田梅; 侗锦; 纹样类型; 文化寓意; 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 J52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6)02-0066-05

Tongdao Dong Brocade Inheritor Su Tianmei's Works Pattern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QIAO Song, WU Wei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Su Tianmei's Dong brocade was rich in tapestry work patterns. There were animals, plants, geometric patterns and texts, objects, patterns and other pattern types of gods which embodied the Dong people's reverence and love to ancestors, gods, nature, land and life. The pattern shapes illustrated pictographic and ideographic coexistence, while the color in either colored or plain brocade were distributed harmoniously and well matched with warm and cool tone while the compositions were tightly structured with distinctive orders. Su Tianmei's Dong brocade art retained its unique national charm, which made Tongdao Dong Brocade pattern original in China's tapestry art.

Key words: Su Tianmei; Dong brocade; pattern type; cultural implication; artistic feature

0 引言

侗锦古称“纶织”^[1], 是我国侗民族世代相传的一门织锦艺术。湖南省境内的侗锦传承区域主要集

中在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境内的牙屯堡镇、播阳镇、独坡乡、黄土乡、坪坦乡等乡镇, 这些乡镇大都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侗族文化。侗族被誉为“务耕种, 勤纺织”的民族, 历史上他们信守男耕女织的

收稿日期: 2015-11-24

基金项目: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基金资助项目(KC1302)

作者简介: 乔松(1992-), 女, 河南新乡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E-mail: 137754235@qq.com

通信作者: 吴卫(1967-), 男, 湖南常德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传统艺术符号和高校艺术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 E-mail: wuwei_1111@sina.com

生活信条,因此,织侗锦曾是侗族妇女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随着自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门女红技艺。早期,侗族妇女织侗锦是为了解决家人穿衣盖被的问题;伴随着纺织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妇女们对美的天性追求,侗锦逐步升华成一项民间手工艺术。以实用为主的侗锦是通道侗族自治县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底蕴。侗锦上的纹饰,无不反映出这一民族的宗教信仰、祭祀习俗、图腾崇拜、民族审美等社会意识形态。

2008年,通道侗锦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展示侗族同胞女织文化艺术的活化石^{[2]10}。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粟田梅女士作品为代表的侗锦,蕴涵着丰富的侗族文化内涵,并以其象形表意、由意生象的纹样造型,设色和谐、冷暖相宜的色彩组合,结构严密、主次分明的艺术构图等特征区别于其它少数民族的织锦艺术。

1 粟田梅简介

粟田梅于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树团侗寨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从小受到母亲粟培仙的熏陶而喜欢上了织侗锦。她12岁便基本上掌握了纺织技巧,15岁便能独立完成排纱、穿箱、梳纱、穿纵等侗锦纺织程序。“八十八纱”是侗锦编织技艺中一套较为繁琐的纺织技法,针线细密紧凑。用该技法织出来的侗锦,锦面扎实且色彩错落有致^[3],而粟田梅在不到16岁时就学会了该编织技法,这是侗家成年女子要用3~5a的时间才能掌握的织锦技艺。

20世纪80年代初,粟田梅被湖南省怀化市通道织布厂聘为技术员,之后她凭借其精湛技艺升任为车间主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通道织布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倒闭,粟田梅重新回到原来生活的村寨。下岗再就业的粟田梅生活可谓艰辛,尽管如此,她一直没有放弃侗锦编织技艺,白天为生活忙碌,夜晚她便习惯性地坐在织机前织造侗锦。在2006年,粟田梅凭着自己出色的纺织技艺,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评为“中国优秀织锦工艺传承人”。2008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的重视,湖南通道侗锦织造技艺被列入国务院颁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粟田梅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在牙屯堡镇创办了“通道雄关侗锦坊”^[5],次年粟田梅被选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道侗锦代表性传承人。到目前为止,粟田梅

共培养了学徒100多人。以其为代表的湖南通道侗锦先后参加了“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对外宣传和展示侗锦文化的展览和交流活动^[2]。作为湖南侗锦的代表性传承人,粟田梅始终心系侗锦技艺传承的重任,为侗锦的发展和保护尽着自己的最大力量。

2 粟田梅织锦纹样的类型及其文化寓意

侗锦中凝聚着侗民族对祖先、神祇、自然、土地、生命等的崇敬与爱戴,侗族妇女将其概括为各种图案与符号纺织在侗锦上,形成一种纹饰语言,并世代传承至今^[6]。侗族妇女将这些纹样巧妙地与工艺精良的织物结合在一起,并以其“纹饰”承载着丰富的“文意”。粟田梅侗锦作品中的纹样类型繁多,素材范围包罗万象:有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瓜果藤蔓的动植物类纹样及源于原始社会形态,由一种变幻成多种的抽象几何纹样;有侗族常用的饱含吉祥寓意的文字符号类纹样、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器物类纹样、充满当地风土人情色彩的人物类纹样以及源于神话传说、图腾崇拜的神祇类纹样等。

2.1 动物、植物、几何纹样类

粟田梅作品中的动物纹样,是从日常生活及劳动中常见的、并认为有吉祥寓意的动物形态中抽象化所得,并非一般所指的祥瑞神兽。这类纹样主要有:蜘蛛纹、鱼纹、马纹、喜鹊纹、雁纹、鹰纹、羊纹、鱼骨纹、螳螂脚纹等。侗族敬畏动物所拥有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在某些方面优于人类的特点,因而将其做成纹样并织在侗锦上,希望它能守护和保佑族人。图1(图片来源:本文所有图片为作者拍摄于粟田梅作品)所示为蜘蛛纹,蜘蛛是侗族独具特色的吉祥物,相传它是侗族的祖先。在侗民族的认知里,蜘蛛生命力旺盛且繁殖能力强,具有象征种族繁盛不衰的美好寓意,故把蜘蛛尊崇为侗族的始祖^[7]。因此,在通道侗乡,蜘蛛的形象被广泛地织造在侗锦上,以此来祈求祖先的庇护。

粟田梅的作品中,除动物类纹样外,还有种类繁多的植物类纹样,常见的有杉树纹、枫叶纹、李子花纹、蕨纹、高粱花、浮萍纹等,这些纹样都被侗



图1 蜘蛛纹

Fig.1 Spider

dermatoglyphic pattern

民赋予了美好的含义。图2中的人字形纹路由杉树纹。通道侗族区域的植被以杉树为主,所以侗族民众视它为本族的吉祥树。在侗族百姓眼中,杉树代表旺盛的生命力与财富,他们认为氏族兴旺是杉树带来的



图2 杉树纹
Fig. 2 Cedar dermatoglyphic pattern

的恩泽,因而将杉树纹应用于侗锦。侗锦中的杉树纹栩栩如生,其枝桠形态恰似汉字中“撇”和“捺”的造型,常以二方连续的形式织造在侗锦作品中。

侗锦上的几何纹样不仅富有高超的艺术创造性,还被侗民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纹样最初取形于自然界中的物象,之后逐渐演变为符号化的几何图形。因在侗锦织造方式上主要依靠经纬交替排布来编织纹样,所以间接致使其纹样形象具几何形态特征。常见的几何纹样有三角形、方形、六边形、菱形、椭圆形等。侗族妇女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这些几何形重新设计成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作为装饰性纹样点缀在侗锦上(如图3所示),寄托着族人的希望。如方形纹样象征田地,表达侗族民众对土地与家园的热爱。这类几何形纹样多是由侗族祖先世代相传下来,其形态、数量和位置必须按一定的规矩织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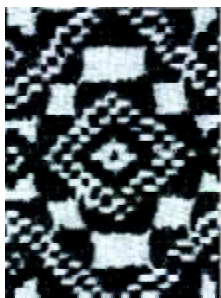


图3 方形几何纹
Fig. 3 Square geometry dermatoglyphic pattern

2.2 文字、器物、人神纹样类

粟田梅侗锦作品中的文字类纹样运用颇多,主要包含有“卍”字纹、“井”字纹、“日”字纹、“田”字纹和“王”字纹等。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至清代,部分侗族文人开始利用汉字来记录本民族的文化,侗民们才逐渐接触到汉字^[8]。随着时代的演变,侗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摸索创新,从生活出发,根据汉字的偏旁构架规律和自己的审美习惯,设计创作出了多种多样集审美与装饰为一体的文字类纹样。如“卍”字纹(如图4所示),该纹样在侗锦上以多个“卍”字相连编排织造,具有连绵、吉祥、繁殖等寓



图4 “卍”字纹
Fig. 4 “卍” word dermatoglyphic pattern

意,寄托着侗族民众期望生命延续以及子孙兴旺的美好心愿。

器物类纹样来源于侗族人民日常劳作中所使用的工具。把它们应用于侗锦中,一方面能够表现出侗族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情形,另一方面寄托着侗族民众对生活富足、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这类纹样主要有:磨子(石磨)、灯笼、钥匙、伞、瓶子等。图5所示为磨子花纹。石磨是侗族民众农耕生活中最常接触的器物,石磨的转动象征家中粮食源源不断,因此磨子花纹寓意着丰收和美满。器物类纹样是从生活中简化、概括得来,与侗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展示着侗族人民的生活样态。



图5 磨子纹
Fig. 5 Stone mill dermatoglyphic pattern

人神类纹样可以分为人类和神类(这里所说的神类纹样主要指的是源自于古典神话中的神灵或神兽)这两种纹样类型。人类纹样最常见的是哆耶(“哆耶”为侗族民间舞蹈的一种形式,是群众性的集体歌舞,不论男女彼此互相牵手搭肩,围成圆圈边走边唱,“哆耶纹”由此而来)纹(如图6所示),其为一排手拉手的人物形象,它描绘的是侗族古代祭祀或者节日时侗族民众相聚一堂、欢歌乐舞的场面,是从侗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中简化而来的^[9]。神类纹样主要有凤纹、龙纹、凤尾纹、龙麟纹等,古代侗民族渴望借助神的力量来消灾避祸,因而这些纹样集中体现了侗民族对祖先以及神灵的崇拜和敬畏之情。侗族妇女运用自己的智慧对这些形象进行艺术加工,把神灵的形象抽象化,这一过程凝聚着侗族人的审美观念和民俗意识。图7所示为龙纹。因为龙凤是祥瑞的化身,故在通道侗族地区,龙纹经常以龙与凤组合、二龙组合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把龙的部分身躯编织在侗锦中,以此来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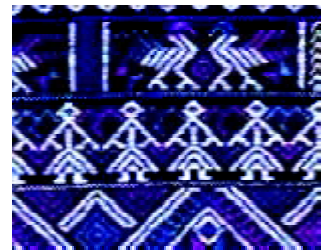


图6 哆耶纹
Fig. 6 Duo Ye dermatoglyphic pattern



图7 龙纹
Fig. 7 Dragon dermatoglyphic pattern

征蓬勃强盛的生命。

3 粟田梅侗锦作品纹样的艺术特征

侗锦是织机上的艺术,是侗族妇女心灵手巧的产物。粟田梅侗锦作品上的纹样是侗族妇女们依据传统的编织技巧历代相传下来的,并没有现成的样式可模仿^[7]。这些年代悠久的侗锦纹样有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一定时期充当侗族的“文字”图像语言进行交流和传播。粟田梅的侗锦不仅是对传统“侗俗侗韵”的表达,更是对侗族民俗文化的运用及展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她的侗锦作品之所以耐人寻味,与其纹样造型、色彩搭配及构图布局是密不可分的:其纹样造型象形表意,生动简洁;其色彩无论是彩锦或素锦都设色和谐、冷暖相宜;其构图结构严密,主次分明。

3.1 象形表意、由意生象的造型

粟田梅侗锦作品中的纹样造型大多从生活中摄取,是侗族妇女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对大自然观察学习的产物,基本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参照原型。这些丰富多样且寓意不尽相同的纹样,除了几何纹样类,大部分造型都相对较写实。虽很难达到原生态的相似度,但具有较明显的辨识性。如图1所示的蜘蛛纹,织造这个纹样时,利用花瓣和叶片的正形组合成负形的蜘蛛,蜘蛛的头部、尾部和四肢都被菱形的叶片分割,即叶片与花瓣之间为蜘蛛的足,而4片花瓣中间的负形为蜘蛛的身体,这个形态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神似蜘蛛,蜘蛛形象塑造得生动简洁、活灵活现。这种写实性的纹样造型有时突出表现的是纹样的正形,有时主要表现它的负形,但不论是正形还是负形纹样,都刻画得生动简洁,充满韵味。粟田梅作品中的纹样塑造除了采用“象形表意”的方式外,有时还采用“由意生象”的纹样造型方式,这主要表现在抽象性的几何纹样形象上。这类纹样造型一般使用折直线的形式,常用三角形、菱形、多边形等几何形来组成纹样。纹样造型的创作表现了侗族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正是由于侗锦具有这种“象形表意、由意生象”的特性,所以侗锦纹样具有了普遍认知性。

3.2 设色和谐、冷暖相宜的色彩

传统的侗锦分为素锦和彩锦,用黑白棉线编织的称为素锦,用黑白棉线和彩线交织成花的称为彩锦^[6]。其中素锦的图案纹样粗犷、朴素、大方,彩锦的图案则勾画细腻,色彩柔和。侗锦发展至今,在色彩选择上始终保持着设色和谐、冷暖相宜的特征。

总体来看,侗锦色调古朴素雅,并采取彩素结合的方式,彩中有素、素中有彩,素与彩相得益彰。粟田梅的素锦作品一般只以一两种色彩搭配织造,用色比较简单,不繁琐,且所织的花纹图案具有双面显现的独特效果。常用的色彩组合有黑与红、黑与蓝、黑与白等双色,色调大多以暗底亮花为主。素锦的颜色比较单一,但粟田梅充分运用纺织时横纵纱线交错的特性,形成黑、白、灰三大色调,给人以素雅大方的美感。粟田梅侗锦作品上所形成的黑、白、灰色调关系,是她对自然景物由明到暗,再由暗到黑的空间关系的归纳。其彩锦作品主要通过编织不同的色块来构成色调,彩色的丝线在经线和纬线的交错中又产生特殊的效果,色彩交错,颜色很多但编织有序,给人质朴又不失鲜丽的视觉感受。粟田梅早期织造的彩锦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其设色质朴喜素,色调中庸;后期作品则设色大胆奔放,色彩斑斓,鲜艳夺目,常以对比色相搭配,使底布的色彩与艳丽的纹样色泽相协调,达到突出纹样图案的效果,令人赏心悦目。

3.3 结构严密、主次分明的构图

粟田梅作品中的构图样式在保持一定秩序的同时,具有结构严密、主次分明的特点。侗锦属于提花织物(在织造时将经纱或纬纱提起来,使一些纱局部浮出布面呈现立体感,各个浮点连接形成图案花纹,以这种方法织造出来的布就叫提花织物),其图案纹样有一个明显的构图规律,那就是以几何形搭建框架,在被分割的空间中编织主体与陪衬纹样,使纹样之间既有变化又和谐地组合在一个图案之中。通过对粟田梅作品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出其作品中主体纹样与陪衬纹样的组合构图形成一个整体,主体纹样占据空间相对较大。绝大部分侗锦图案有一个主体纹样,然后由一圈陪衬纹样环绕主体纹样,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图案,这种构图形式在突出主体的同时也使主体与陪衬协调,图样层次分明,构图完整^[10]。粟田梅侗锦作品的主体纹样大都选用龙凤纹组合、鱼纹与龙凤纹组合、鱼纹与“卍”字纹组合、鱼纹与太阳纹组合、鱼纹与磨子花纹组合、“卍”字纹与凤纹组合等。其作品中的主体纹样排布有几种常见的组合结构:菱形与菱形的组合、菱形与六边形的组合、三角形与菱形或方形的组合、方形与方形的组合等。单个菱形和2个菱形的组合,就可以延伸出“回”字型、“田”字型、九宫格等形状的纹样构图样式。其中,以1个纹样为主题纹样,四周环绕一些陪衬纹样的结构适合“回”字型构图;多个主题纹饰的组合适合“田”字型构图,因为这些

纹样在田字格内处于同等地位,无主次之分;而九宫格型结构则显得繁琐复杂,表现为多种结构互相交叉,却又不脱离这几种构图结构的范围。

4 结语

通道侗锦产生于湘西地区的侗家人之手,从最初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发展到后来逐渐形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品,侗锦这一艺术的形态及其精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与传承。而侗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粟田梅的织锦艺术,深深扎根于侗族这个古老民族漫长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生活积累之中,其侗锦作品无处不体现“侗俗侗韵”,整体雅致精细,织造巧夺天工。粟田梅侗锦作品的纹样艺术特征明显,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织锦艺术有较大区别,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充分展现出了侗族妇女的智慧。其侗锦作品中纹样的造型大都象形表意,由意生象;配色无论彩锦还是素锦都透露着设色和谐、冷暖相宜的美感;作品的构图更是结构严密、主次分明。侗锦承载着侗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的传统纹样古老又充满神秘,所刻画的万千事物都充满着哲学思想,质朴中透露着雅致,寻常中绽放着美好。它保留着独特的民族风韵,使得通道侗锦在中华民族的织锦艺术中独具一格。

参考文献:

- [1] 戚颖. 侗锦凤鸟纹样浅析[J]. 广西轻工业, 2009(9): 127-128.
QI Ying. Dong Brocade Patterns of Phoenix Design[J]. Guangxi Journal of Light Industry, 2009(9): 127-128.
- [2] 唐慧. 湖南侗族织锦艺术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TANG Hui. The Research of Dong Brocade Art in Hunan Province[D].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4.
- [3] 董崇毅, 徐冬华. 时光荏苒中织出风雨楼寨: 记通道侗锦工艺传承人吴念姬[J]. 民族论坛, 2009(4): 22-23.
DONG Chongyi, XU Donghua. Weaving the Wind and Rain of Louzhai: Remembering Tongdao Dong Brocade Patterns Technology Heritage of WU Nianji[J]. Nationalities Forum, 2009(4): 22-23.
- [4] 李勇军, 吴祥森. 湖湘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系列之三: 侗族: 粟田梅的“锦绣人生”[N]. 湖南日报, 2010-08-11(08).
LI Yongjun, WU Xiangmiao. Hunan Minority Costume Culture Series Three: Dong Minority: SU Tianmei's "Brocade Life"[N]. Hunan Daily, 2010-08-11(08).
- [5] 王艳晖, 陈炜. 湖南通道侗锦艺术传承现状思考[J]. 丝绸, 2010(9): 52-55.
WANG Yanhui, CHEN Wei. Pondering the Actuality of Devolvement and Succession of Dong Brocade in Tongdao Hunan Province[J]. Silk, 2010(9): 52-55.
- [6] 蔡荭. 侗锦艺术特色初探[J]. 广西民族研究, 2004(2): 77-81.
CAI Hong.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Dong Brocade Patterns[J]. Study of Ethnics in Guangxi, 2004(2): 77-81.
- [7] 孟欣蓉. 侗锦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设计研究[D]. 景德镇: 景德镇陶瓷学院, 2013.
MENG Xinrong. The Research of Dong Nationality's Tourist Souvenirs Development Design[D]. Jingdezhen: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2013.
- [8] 石霞锋, 王星. 论侗锦技艺的传承与保护[J]. 怀化学院学报, 2010, 29(7): 3-5.
SHI Xiaofeng, WANG Xing. A Study on the Crisis and Protection to the Craft Succession of Brocade Making of Dong Nationality[J]. 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 2010, 29(7): 3-5.
- [9] 吴茜, 卢佳鑫. 侗族“萨玛节”原生态艺术文化探析[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 73-76.
WU Qian, LU Jiaxin. Analysis of the Aboriginal Art Features of the Dong's Sama Festival[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3): 73-76.
- [10] 杨海云. 侗锦装饰纹样艺术特色解析[J]. 美苑, 2013(6): 78-79.
YANG Haiyun. Dong Brocade Patterns Decorative Art Characteristic Analysis[J]. Meiyuan, 2013(6): 78-79.

(责任编辑: 蔡燕飞)

